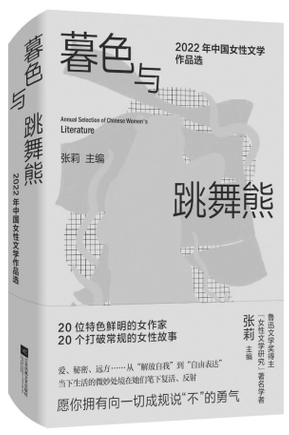
观澜阁

愿女性拿起笔，做文学世界的勇者

——关注《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首发分享会

编者按

2月25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在京为新书《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举办首发分享会。本书是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主持编选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选，其中收录了2022年度20位不同代际的中国女性写作者的作品。她们的作品以女性独有的气质观照当下，生活的微妙处境在她们笔下复活、反射，既真实再现了当代女性独有的美，又生动地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人”。阅读这些故事不仅会意识到故事本身的鲜活、生动、有趣，还会意识到众语喧哗、杂花生树的美妙。



◀《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首发分享会嘉宾由左至右依次为：张天翼、张莉、何向阳。

◀中国妇女报见习记者白晨（中）在分享会现场提问。 郑敏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白晨

2月25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在京为新书《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举办首发分享会。该书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敏，青年作家张天翼，评论家饶翔，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白惠元出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孙茜担任主持人。

首发活动以“拿起笔，做文学世界的勇者”为主题，嘉宾们以沙龙的方式分享了自己的写作历程及对年选里风格各异的女性作品的欣喜，认为女性写作已迈入一个新的时代。女性文学年选的持续推出，为普通女性尤其是年轻一代提供了从自由写作到走向文学殿堂的更多可能性。

女性文学年选的变与不变

《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是由张莉教授主持编选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选，收录2022年度20位特色鲜明的中国女性写作者的作品，既代表了对当下文学现场的一种凝视，也代表了对女性文学未来的长远期待。

从第一本女性文学年选《2019年中国女性文学年选》问世至今，年选活动已经坚持了4年。今年，在对女性文学作品进行编选时，张莉教授依然使用了“爱”“秘密”和“远方”这样的编辑体例，她认为亲情、爱情、友情、婚姻、女性生活等词是对女性文学的刻板化印象，而“爱、秘密、远方”这三个特色主题，可以帮助大众从刻板化中跳脱出来，摒弃对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的刻板印象。

在《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中，张莉教授强调女性所写题材的普遍性，强调人类书写主题的共通。“爱、秘密和远方”这三个主题词，不仅高度凝练了20个故事的主题，强调了女性视角的独特性，同时也让不同读者感受到这些故事与自己的共通性——这些故事不仅属于女性，也属于男性，更属于任何一位热烈追求爱与远方的我们。

入选本次年选的20位中国女性作家来自不同代际，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中国老中青三代女性作家的创作谱系，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在一段时间内了解该年度女性文学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概况的高质量文本。从“解放自我”到“自由表达”，当下生活的微妙处境在她们笔下复活、反射，她们的作品以女性独有的气质观照当下，既真实再现了当代女性独有的美，又生动地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人”，让女性声音和女性在写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为更多人所知。阅读这些故事不仅会意识到故事本身的鲜活、生动、有趣，还会意识到众语喧哗、杂花生树的美妙。

张莉教授在收录女性文学年选作品时，对于作品有着一定的要求。她认为，收录作品主要表现女性作家如何书写爱、书写秘密、书写远方，要深具女性精神、能够讲述女性故事。女性视角不是在“被强调”，而是本就应该有一个女性视角存在，这对于研究者和创作者而言都非常重要。承认并尊重作为女性的感受，把基于女性视角所看到的写下，是对平等的确认，也是对写作自由的追求。对于女性而言，这也意味着一种自我解放，一种自我确认。

2022女性文学年选收录的20位中国女性故事，不仅是范小青、鲁敏、黄佟佟、金仁顺、黄昱宁、盛可以、张惠雯、卢文丽、苏枕书、修新羽、艾玛、姚鄂梅、张天翼、朱婧、汤成难、王苏辛、张怡微、吴君、杨知寒、阿依努尔这20位跨越“50”后至“90后”、不同代际女作家的短篇佳作，更是20位当代女性的人生秘语和情感投射，展现出开阔、敏锐而多彩的女性视角，既代表当下女性创作的高水准，亦饱含对女性写作未来的深情期待。

与过去三年的年选相比，本次年选在坚守中也有创新。伴随着全新的出版定位和装帧形式的变化，本次年选选用鲁敏的《暮色与跳舞熊》作为整个年选的主书名，这也是首次为女性文学年选定主书名，使年选的文学气质更鲜明。装帧上也一反惯常使用的女性色系，选取别具一格的芥末绿主色调，向读者传递一种更为时尚跳脱、打破传统的文学气质。

在题材上，今年年选首次将青年作家阿依努尔的非虚构作品《单身母亲日记》纳入书中，丰富了年选的题材范围，让年选构筑的女性写作版图更为开阔和完整。“事实上，近年出版的非虚构女性作品中，无论是《秋园》还是《日日杂记》都告诉我们，当从来没有专业写作经验的女性开始记下自我的生活，那本身就深具意义。”张莉教授希望未来挑选更多的非虚构女性作品进入年选。

真正的女性写作之光

在首发分享会上，嘉宾们围绕“解放自我”这个话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何向阳认为，“解放”即心灵不受父辈的传统、男性的目光、自我的律令种种来自社会的束缚，那么“自我解放”就要清楚“你想成为谁”，然后去成为“你自己”。白惠元认为，“解放自我”就是做“不驯服的读者”，要有兴趣参与社会争论。张天翼认为，“解放自我”意味着忠于自我，看到自己真正的内心，摒弃在世俗眼光和社会压力下被迫塑造的自我。饶翔认为，每个人都是被教育、被社会结构所塑造出来的“社会人”，因此“解放自我”即为自我解构，剥离自我并不喜欢但外界强加于自身的东西。

“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我理解的自我的解放。”张莉教授认为，女性的勇敢包括在面对困难时内心的刚强与坚毅，也包括在面对掌声、鲜花与关注时的清醒，更包括在每一种生活与交往维度里的独立思考能力。

中国女性文学年选自诞生时就在探讨女性是如何用写作去确认自我的声音、自我的视角。它让大家关注女性及女性话题、勇于独立思考的同时，也呼唤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拿起笔，自由表达，写下她们的日常所见和所得。张莉教授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之光，才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女性写作的崛起”。

“如何鼓励更多的女性拿起笔，参与到女性文学作品的创作”，面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的提问，张莉教授提出，文学创作有自身的规律，无法通过显见的支持方式帮助一个人写出文学作品，写作需要长期阅读、长期体验，在阅读中打开自身的写作欲望，像杨本芬老人在阅读中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自己的故事一样。阅读是一个火种，这也是我编辑各种选本和做女性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阅读不是为了成为小说家，而是在阅读中认识更广阔的天地、更多的际遇，拥有更广泛的视野和更独立的思考能力，最终成为更完善的人。

以马小起为例，鲁敏老师就“自由表达”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马小起作为没有写作经验的女性，通过自身的真情实感创作出《独留明月照江南——怀念我的李文俊老爸爸》，该文阅读量达到了20万，感动了很多读者。她相信广大女性同胞勇敢拿起笔，勇敢地表达自我，都可以进行文学创作。

首发分享会上，还宣布2023年度年选工作正式启动。对于越来越多关注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的朋友而言，女性年选的出版只是一个起点，每年甄选出的作家作品也仅是女性写作的冰山一角。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活动将持续关注女性阅读与写作：发现、促成好作家，推出、传播好作品，让那些“不被看见和听见的”被更多的人看见、听见。

畅读亭

承前启“新”：2022年女性长篇小说创作回顾

阅读提示

近年来女性写作广受关注，这既得益于图书市场和舆论空间对女性议题的持续关注，也离不开女性作家孜孜不倦的创作。2022年尤其是女性长篇小说的丰收之年，在这一年里，不同代际的女性写作者推陈出新，出版了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在初春时节，回顾2022年的女性长篇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女性作家正创造着更多元、更开阔的女性文学共同体，同时也可以发现近年来女性长篇小说的写作趋势，承前启“新”，启发女性写作的更多可能。

■ 曹译

近年来女性写作广受关注，这既得益于图书市场和舆论空间对女性议题的持续关注，也离不开女性作家孜孜不倦的创作。2022年尤其是女性长篇小说的丰收之年，在这一年里，不同代际的女性写作者推陈出新，出版了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而从今年已发布的新书预告来看，2023年也有不少值得关注的长篇新作。如陈希米推出的哲学小说《女人—思考》，拓宽了女性写作的维度；素人写作者范雨素推出首部长篇小说《久别重逢》等。在初春时节，回顾2022年的女性长篇小说创作，将发现近年来女性长篇小说的写作趋势，承前启“新”，启发女性写作的更多可能。

穿越历史之雾

写作者往往在长篇小说中建构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离作者愈远，愈造成挑战。不约而同的，过去一年女作家们纷纷迎接了这样的挑战，她们所写的故事设定在过去的年代，带读者进入可能未曾经历的时代。

叶弥的《不老》将目光投向20世纪70年代末，书写的是女主人公孔燕妮在等待未婚夫出狱前的25天里发生的故事。孔燕妮是卓有光彩的女性形象，她充满活力，能时刻进入新的感情，与不同的人发生联系。她不断学习和自我反思，思考如何与时代共同成长。她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缩影，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人们既苦寻着与过去生活和解的方式，也不放弃希望，不断寻找前进的方向。《不老》让我们重启对过去时代的想象，并从中获取能量。

借由鲁敏《金色河流》进入的时代，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小说让企业家有总开口讲述，呈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商海沉浮的故事。作者通过典型的“商人”，把握庞杂的历史空间，营造既富传奇性，又与时代经验紧密相接的文学世界。当然小说也写当下故事，通过写有总的儿女一代，描绘出人到中年的无奈与矛盾。读《金色河流》，既是在过去历史里上下俯仰，也是在体察生命不同阶段的复杂与况味。

此外，林白的《北流》也回溯了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林那北的《每天挖地不止》、王旭峰的《望江南》等，则通过家族史的写法带我们重返历史空间。读这些长篇小说时，我们感到女性作家的宽阔与雄心。她们不仅穿越历史之雾，更以女性的眼光重新分辨、认知过去的人与事。

以情感经验探微人心

2022年女性作家的长篇小说，体现了女作家们以细腻情感书写故事的可贵，它唤醒了嘈杂时代里人的情绪末梢。

笛安的小说《亲爱的蜂蜜》写了一个温情的当代故事：几次离异的熊漠北与单亲妈妈崔莲一相爱，但崔莲一的孩子成蜂蜜横在他们之间。陌生的男人如何和小孩相处？工作和爱情哪个更重要？故事在这样简单又普遍的矛盾中推进下去。而爱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动力。小说里，孩子与大人的相处很有意义：孩子带大人重新看待熟悉的世界，大人谨慎地教孩子成长。人们相爱的过程并不完全顺利，有时充满矛盾和难题，但爱会让他们做出选择。《亲爱的蜂蜜》是笛安为人母之后写出的小说，全新生命的降临给予作者写作的启示，也让读者感到，纯粹的爱是有力量的，要像小孩子那样爱人，要勇敢地爱。

两位“70后”作家对情感经验的描摹则更具反思意识。鲁敏的《金色河流》着重写人的愧疚与遗憾。晚年的有总回想往事，总想到为帮他而死的朋友何吉祥。为此，他寻找何吉祥的女儿河山，资助她长大，把身后的基金会留给她。即使如此，他依然无法从痛苦中释怀。乔叶的《宝水》从自身经验出发，首先写出离乡又返乡的当代人对乡村的复杂感受。其次，着重写中年女性地青萍与他人的情感互动：对早死的父亲与丈夫满怀思念、逐渐接纳新的爱人老原。面对含恨而终的奶奶，她愧疚得无法释怀。女性人到中年，与更多的人建立联系，经历着更多层次的情感体验。

比起给予我们爱的勇气的笛安，“70后”女作家对人类情感的体验与书写显得更为暧昧深刻。但这正是多代际女性作者为我们勾勒的阅读可能。——我们既能获得直面生活的能量，也能回味漫长人生的种种曲折。

女性作家的创新与可能

文学是不断更新的长河，在此意义上，如何推陈出新是写作者重要的命题。2022年的女性长篇小说体现了女作家的创新意识和可能。

首先是新形式的尝试。不得不提及林白的新作《北流》。翻开《北流》，先看到3本册子，正文、支册和别册。3本册子的内容互为补充，是作者用不同小说形式写主人公李跃豆的生命体验及其故乡的尝试。正文前，林白以20首诗歌为北流城的植物作志，赋予小说抽象整体的艺术空间。正文则使用“注疏体”，对人物的感受、记忆和生活细节进行深入刻画。年末出版的魏微的《烟霞里》则采用编年史书写小家的记忆，细腻呈现了半个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两本书借由形式创新，使小说得以逸出虚构的整体逻辑，触及更多的面向和可能。

鲁敏的《金色河流》进行了元叙事的尝试，小说内部的空间被打开，包纳更多的叙事线索。但《金色河流》更重要的创新在于其写作主题。商业，是女作家写作中较少触及的题材。对鲁敏本人来说，商场也并非是熟悉之地。如其自述谈到的，她通过阅读“小老板”们的传记，通过收集社会事件的资料，完成了对商业题材的书写，体现了她“对文学惯性的挑战”。这是值得赞许的写作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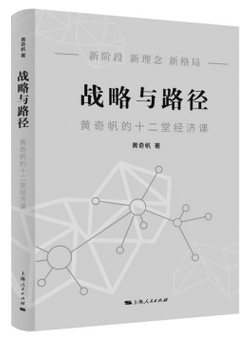
女性作家写作要谈到女性意识的问题。在小说中体现女性写作者的性别意识，是女性作家更新和建造文学共同体的贡献之一。纵观2022年的长篇女性小说，我们能明显看到女性意识如何在其中凸显：乔叶《宝水》塑造了一个被家暴的女性香梅，但在故事最后，香梅奋起反抗丈夫。叶弥《不老》的女主人公孔燕妮深具思辨精神，体现了女性形象的多元可能。同时，小说通过多处议论表述对传统性别秩序的不满。可见，作者的女性意识引导了小说的人物形象、故事走向，于是给文学史提供了属于女性的经验和认识。

总体来看，2022年无愧是女性长篇小说写作的丰收之年。回顾这些长篇小说，我们发现女性作家们的创作既有厚度、深度，又兼具创新性。她们既尝试突破自身经验的局限，用笔触抚不同历史时期，又以女性的细腻编织以情动人的故事，使读者共鸣。更重要的，她们自觉、大胆寻求新的文学形式，触及文学史未曾书写的主题和意识，赋予文学共同体以女性的新鲜与活力。新一年，这股女性的创作浪潮也继续涌动，正带给我们更多新鲜的故事，创造着更多元、更开阔的女性文学共同体。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阅快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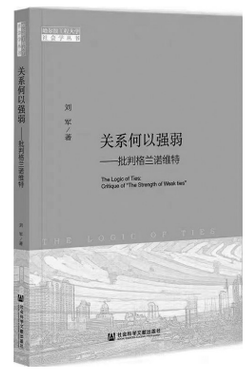
《战略与路径》



黄奇帆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1月版

本书系作者受聘担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期间，2020年—2021年十二堂课的内容汇编。作者深刻解读当前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12个议题。全书分为两篇，分别为发展战略篇和改革开放篇。全书既有对政策的严肃解读，又有生动丰富的案例和数据，深入浅出地讲解宏观政策如何切实影响经济的运行和民众的生活，为把握中国经济运行，更好地作出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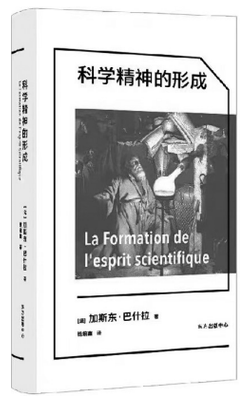
《关系何以强弱》



刘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11月版

社会网名家格兰诺维特曾经发表著名文章《弱关系的优势》，提出了弱关系纽带对于群体间的凝聚具有重要意义。很少有学者辨析其“思维逻辑”。本书借鉴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学，通过整体性的辩证思维，破解该名篇背后甚至被作者自己遮蔽的知性思维及其局限，探讨关系的多种可能作用，分析多种可能影响“凝聚”的因素（包括关系），进而论证弱关系的强度命题包含多大程度的真理性，指出其核心观点得以成立需要哪些前提，展示其结论所具有的权宜性或非真理性，更重要的是反思它所“代表”的“社会网分析”甚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优势和不足，促进社会学者在社会研究逻辑方面有进步，广义上助益读者反思自己的关系生活和存在。

《科学精神的形成》



[法] 加斯东·巴什拉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22年8月版

人们往往认为，科学具有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阶序，科学发展有赖于学者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不断推进。但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认为，科学的历史并非线性进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其中充满了断裂。在本书中，巴什拉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呈现了科学精神的明与暗：一面是被科学家奉为正统的“科学史”，另一面则是在科学活动中仍有影响力，却被否定或压制的“非科学”因素。通过打捞出被正统科学史压制的无声知识，巴什拉让读者看到，在貌似客观中立的“科学”中，来自语言、文化、历史的偏见，会以“认识论障碍”的形式一直影响人类的心灵。

《企鹅哲学史》

【英】A.C. 格雷林 著
赵英男 张瀚天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3年1月版

在本书中，作者以其特有的清晰而优雅的文风，带领读者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轴心时代开始，经由中世纪，一路走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密尔、尼采、萨特，最后来到今天的哲学图景面前。另外，他也没有忽视印度、中国和波斯—阿拉伯世界的伟大哲学传统，对其做了简明而公正的比较研究。通过叙述众多有名哲学家，以及许多虽然不那么出名但也对思想史做出了卓著贡献的作者的生平著述，本书涵盖了知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心灵哲学等多个哲学的一般领域，以及在这些领域中古往今来的论争史。是一部既适合哲学学生，又适于一般大众读者阅读的哲学通史。

（白晨 整理）